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溫恭毅集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周元良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甸華

謄錄監生<sub>臣</sub>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溫恭毅集卷七

明 溫純 撰

序

大婚禮彙紀序

明興大婚禮僅一再舉以故典章闕畧即會典所載亦難盡據純後本寺會今上舉大婚蓋茫焉拮据無所日與其僚壽光岳君麻城周君取故牘存者米酌而質以

會典既三舉六禮幸彬彬當上意然六禮正供費不過十一而其九則供事諸官役費耳蓋從中出者多也獨先是請行太司空以意辦器祿費且踰萬金而用不及十三則以典章闕畧耳故今不可無此紀識之

孝經序

先王以孝治天下舊矣漢近古帝號率以孝稱我明則以孝上號列后重化原也然孝之說詳在孝經自宋執政定科制置孝經不用學士大夫始以爲童習亡竒升

髦之矣予不云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春秋法至  
嚴爲亂臣賊子作也孝經則導之愛導之敬蓋曰出於  
孝必入於法譬之狂瀾既倒以春秋爲提防而孝經乃  
其所導而歸之海也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  
愛其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我  
明於因與本之說而孝之心不油然而生而世治吾不信  
也今上孝奉兩宮以德教刑四海與虞舜周文同一轍  
純奉命撫浙遵高皇帝勸民御製爲歌冀與民更新而

日鯁鯁懼無能承德意萬分一也會朱文學鴻臚諸家  
孝經付之梓梓成且布浙人士而太學以講孝經請矣  
是孝治之會也若曰卑之無甚高論猶馳騁鄭衛之鄉而  
曲終秦雅其誰聽之謂聖化何文學不分經傳不次章  
第則善說經之談也

子史餘珍序

自典籍興世之儒紛紛耳目塗矣彼執德性說又往往  
絕聞見以爲高此與惡外物之心奚異焉夫安知山河

大地莫非黃金前言往行固蓄德君子所不廢也夫不  
離聞見亦不落聞見吾儒者家鵠視而戶守之可矣  
博士余君所集子史餘珍諸倫物細及藝文祥異凡有  
裨世教者悉旁采別類成一家言而余又質以博士君  
行固知茲集非徒躡聞見者之階云先是余從燕邸見  
博士君舉止中度不輕吐一詞及相與談古今時事又  
鑒鑒可施行余業異之既博士君抵吾庠又無不人人  
頌博士君賢余既睹茲集乃知博士君奮起儒林有以

也茲集今且刻以傳傳則緣聞見以求德性者將有味乎其言矣

詞致錄序

今國家文風郁郁士習彬彬自經疏史傳及方伎稗官雖佛偈道詮與巷謠里曲無難充棟寧侯殺青此文之備也獨四六則無有品析而彙集之者侍御李君仲仁心懷絡緯囊累連珠爲四六胡可無集也乃命二三掌故簡羅珍筭萃拔瑤編肇晉魏之原芳逮我明之嗣彥



取長弃短鱗次門分首制辭次進秦次啓劄次祈告次  
襍著錄成以詞致名取古致詞之遺也且付剖剝屬序  
予予或謂四六始徐庾氏支蔓于兩晉浸淫于六朝僻  
構幽深猥臻綺縟風雲月露魚鳥烟花繪象而闕一字  
之奇駢偶而侈三冬之富點綴已甚氣骨無存此文之  
靡也好古者斥焉胡集爲而又胡以序焉予曰不然對  
偶音律自天地剖判以來有之山峙水流日晝月夕八  
埏度剖列宿纏分非對偶乎水樂蟲絲松濤竹韻萬籟

隱發空谷互磨非音律乎四六之靡者自靡耳若取材  
于經叶律以雅境與興適抽黃白而曲中其微意與韻  
偕切宮商而妙成其響則綸綍進奏宣達莊嚴歌詠咨  
嗟感動神鬼豈只五色之紅紫六經之鼓吹而已哉故  
徐庾氏代不乏人無論諸家試評著者一坏六尺讀者  
汗顏秋水落霞觀者動色或改容於推誠任數之疏或  
閣筆於朱耶赤子之聯饑寒疾病控告而忘者腐心漂  
杆燎原應聲而爭者結舌所謂取材于經叶律以雅非

與四六又何可少之大都善相馬者惟求筋骨善評文  
者惟貴神情神情內會而意興各有寄托其體裁以時  
易之要未可槩其世代生平也宋廣平王性金腸賦梅  
花不免婉媚晏元獻清標澹質祖西崑止見便儂王濬  
仲嗜進納污持論每起玄致柳子厚甘諛溺詭立言輒  
附經常如以其文而已廣平元獻咕咕漫漫者耳而濬  
仲子厚不庶幾哉軒黃姬孔之間乎故四六誠靡矣倘  
能寄賂承之概採子安之華攄敬輿之忠博盧弼之典

鴻子瞻之亦捷冠射之鋒允矣作述無前孰云四六非古若夫叅造化自然之機收景物無窮之趣變而不失其正亦變風之餘也則有廣平元獻在蓋文猶兵也竒正惟吾所用之其神情固自有所着矣不然存葩去實語怪志詆或涉說鈴終成畫餅雅道傷矣文體謂何皆是錄之所不取也予知侍御君之意不在文又知侍御君觀風維俗所崇尚亦與此類故書諸首簡以貽四方同好者

續文獻通考序

治天下有道因是已夫因未易言也有不可不因之迹  
若禮樂制度文章爲前人所已損益以遺後世章程者  
是也又有不可不因之心若精神心術之微以主宰於  
禮樂制度文章之間得之則以王道而成王化不則權  
謀功利雖一匡亦仲尼之徒不道是也然其迹與心譬  
則樹木然必培其根而後枝茂又譬則導川然必濬其  
源而後流長故仲尼論世不廢損益而因先之子與單

言因曰因先王之道若爲高因丘陵爲下因川澤然豈  
故若氷炭之不相投枘鑿之不相入我知之矣仲尼懼  
道不行故詳言因與損益以言政子與懼襲義者紛如  
故合不忍人之心與政以言仁總之道不離因而因不  
離心者近是宋儒馬貴與以杜氏通典僅自上古迄唐  
天寶宋經史百家爲文名臣奏議及先儒評讚爲獻上  
下數千年終宋嘉定亦核矣而生丁宋末故畧嘉定以  
後不及金元我明高皇帝開天啓運列聖肇述宏修諸

賢翊贊其禮樂制度文章之精軼唐虞陋宋元郁郁乎  
盛矣昭代文獻又烏可無稽此雲間王元翰文獻通考  
所由續也元翰故同余舉進士又同應召余給事禁中  
元翰爲西臺御史日相與聚談今昔典故乃元翰則慨  
仲尼說禮憂杞宋無徵由文獻不足以不大用於世益  
肆力搜羅且四十年遂成此考示余余卒業而抵掌快  
之蓋輯遼金元與國朝典故併詳嘉定以後而增節義  
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外諸考其以節義附學校氏族

附封建六書附經籍謚法附王禮考黃河太湖河渠附水利海運附漕運之末蓋各有深義若曰此枝也而非根也流也而非源也所損益之迹也而非可因之心也故所重於道統尤詳夫道統關世運隆替繫理亂興亡之故前考未載後有述者第詳堯舜禹湯文武而以宋儒直接漢代漢唐以降無及焉然漢唐表章講論之功亦豈容泯故以道統附帝系以書院附學校又以仙釋附四裔令不與吾道角庶幾道統之傳與帝系不朽得



其根而枝可茂也得其源而流可長也得其心而迹可  
宰也然則元翰衛道爲天下之意將令後之君子從魏  
乎煥乎之成功文章而遡蕩蕩無能名之精以闢睢麟  
趾之意而考周官之法度也寧苦於無可因也乎哉易  
畫損益二卦而其指乃在自上下下天施地生堯雖無  
能名而史贊其仁如天夫非仲尼子輿所欲因者耶故  
曰治天下有道因是已考凡二百五十四卷授諸剞劂  
者則督撫南畿曹公時聘按吳直指前何君熊祥今馬

君從聘趙君之翰周君家棟而監督經營則知郡事許君維新也元翰名圻嘉靖乙丑進士提督湖廣學校按察司僉事

乙丑世講錄後序

余故喜橫渠張先生西銘父母胞與宗子家相及兄弟顛連無告之說而又有味乎踐形盡性顧養錫類體受歸全諸語爲頂門一針蓋人一身外雖骨肉亦分期功袒免曷論乾坤茲於乾坤曰父母民物曰胞與大君大

臣曰宗子家相疲瘵殘疾惇獨蹀寡曰兄弟顛連無告  
豈非以凡有形性皆一體凡寓乾坤皆一家而況合四  
百人同對公車聽鹿鳴稱兄弟業歷四丑合則目成離  
則神交見其子若弟若孫與子若弟若孫之見吾儕兄  
弟藹然父子兄弟祖孫而不謂之一體一家耶夫盡乾  
坤內爲一體一家是于其泛且渙者而合之也難以四  
百人爲一體一家是于其親且羣者而合之也易總之  
非強合也吾踐吾形吾盡吾性焉耳誰其間之脫又人

自爲體人自爲家不親亦泛羣亦渙易亦難耶奚其肖  
今乾坤內之顛連無告寧獨疲瘡殘疾惇獨鰥寡吾儕  
兄弟生平沐三朝恩寵待罪巖廊亦宗子之家相也又  
何謐焉期所爲長長幼幼繼志述事如子之翼以無忝  
匪虧存順沒寧庶幾哉曰中處然猶恨相成晚而暇操  
二心分形骸自爲體自爲家耶余老矣居常以少不如  
人老何能爲爲懼茲廣錄及孫及曾孫而恨居諸易邁  
桑榆幾何已復以衛武公自解武公年九十作抑詩曰

毋謂我老而交戒我吾儕兄弟視武公少二十歲餘會  
諸兄弟子孫多通籍今以往偕諸少以其親者及其泛  
者以其羣者聯其渙者以其易者圖其難者誰其間之  
蓋長而比肩皆吾師也少而接踵皆吾友也余何幸焉  
余志未已所厚望師若友不敢讓武公亦毋謂我老而  
交戒我

教秦總錄序

嘉靖中吾師淮海先生以臬大夫督秦中學既以經義

課諸弟子正學書院中日與講魯鄒之業冀他日爲縣  
官用茲錄蓋諸弟子各彙輯先生口授者云初先生入  
秦以經義流弊即宇內人士且十九而作媒贅既售不  
啻冰炭世用之謂何乃取魯鄒微言爲諸弟子告其指  
詳錄中大要以天地萬物一體爲仁而其功嚴於慎獨  
妙於默識融於勿忘勿助之間綜之爲成此仁於身使  
世之學士知誠意慎獨爲已知幾集義養氣主靜定性  
無兩軌轍即繇之從經義出而委身縣官不知有我安

知有人是先生教諸弟子意也先生去秦且一紀諸弟子見用者未見用者不知視先生教若何顧純不佞往謬爲先生期許今且無能裨益縣官安能不面赤汗浹背哉雖然召伯故以利澤導齊民耳其所遺甘棠民且不忍伐況以弟子而學魯鄒於先生目是錄而不惟先生言是聽徒若純面赤汗浹背何益純故刻此將與諸故從先生游者共服膺焉則先生之甘棠且世世在

歸來漫興序

夫詩豈不關切世教哉純聞之劉勰矣詩者持也古以詩持性情即以性情持世教後業詩者乃往往離去本質即所模擬唐矣漢魏矣然令當官事事不啻弁髦土梗馬卒乃使用世君子諱談之夫詩病我耶我自病耶吾師淮海先生故喜爲詩已在蜀登峨眉陟汶嶺眺錦江玉壘盡發爲詩何減工部夔府以後諸什然先生深於性命者自謂詩之一道雕情繪物故禁不爲已自卽中歸又爲之不必爲不必不爲先生深於詩可知已初



先生自弱冠學道以默識尋孔顏真樂又往來武陵與  
道林蔣先生相印証久之忘形宇宙收春肺腑興至景  
值性觸情流吟咏成聲無斧鑿痕即造化可與通庶物可  
與偕學術治理可與該純既得先生歸來稿卒業領之  
矣會先生拜上命再撫鄖中純當以職事奉約束乃所  
部諸大夫即以純故先生弟子知先生即先生至純以  
職事奉約束將安所從事純以先生官禁中官藩臬官  
中丞往事一一爲諸大夫即告大都先生治狀大者在

以數言收平薛蔡二寇功詳具南充任太史叙中不論  
論督關中學一時關中博士弟子事先生如山斗乃闡  
明道妙揭示默識本旨即世世可師承矣日先生不以  
純不佞目爲國士既入官視向所聞於先生然且如弁  
髦土梗純大懼焉第侍先生久知先生精神所綜該意  
脉所流貫一切注措即其發爲咏歌者今以往以詩理  
我以我理民是純與諸大夫郎所奉先生約束者也諸  
大夫郎唯唯乃付程郎遜梓布之

來氏族譜序

夫譜烏可已也收族化俗仁厚之風繫之矣夫譜烏可已也余邑自宋元兵革後漢唐宋故家蓋蕩徙盡矣即有之然問族譜則盡曰無有夫譜固宜人人有者乃縉紳家亦往往闕焉何哉范希文云吾族疏屬自吾祖視之固一身爾余謂希文任天下重有以也今國家無譜族令乃其責在縉紳縉紳固有事乎天下者此置而不講即骨肉堂室間亦秦越耳何可望家視九州身視九

州之人也余於來氏譜蓋重有感焉來氏固吾邑故家也自都御史公憲副公郡丞公相繼以忠直治行聞族以此益大茲譜又當實不溢一語蓋曰明昭穆正支派令後世可傳信云爾然余獨幸收族之風始吾縉紳家則覩是譜而一體之心可油然而生即自是化導里俗率天下共興仁厚之風無難也余故于來氏之譜重有感焉譜成余友茂才君茂才君名宴聲藉甚諸生中然獨知譜扶意念深遠矣

趙邠縣永思錄序

故邠令趙君文宗余友也少同學已同對公車同寓更僕期所爲返朴移俗者君發端余爲之頷余緩頰及之君業不俟詞之畢而喜動眉宇矣當君之令邠也余會以之楚道邠見邠父老德君謂君來暮又謂恐旦夕徵去余喜且訝何以使邠父老依依若此別無何君果徵爲御史有伉直聲其使楚以不往江陵會葬故歸久之會江陵敗始起家遷大理丞蓋君著在御史藉令少假

以年俗何以不返朴上何以不大用君而惜乎拜丞之  
日即屬續之時也君治邾狀詳錄中類以朴勝蓋一斑  
耳今去君爲政且三紀父老猶德之至爲祠爲碑余訝  
且慨何以使邾父老猶依依若此蓋俗之由朴而入于  
靡也母如今日吏治余承乏內外臺兩計吏重有慨而  
恨不得起君九原吏爲令鼓吹羣吏更爲御史激揚羣  
吏又相從同官爲僚以匡我不逮如夙昔期也君嗣寶  
坻丞思職彙邾父老思君狀爲帙索余言弁其端余不

能已于言然非爲君也

楊文忠公三錄序

粵稽我國家名世輔弼之臣有兩文忠曰新都楊公永  
嘉張公永嘉當嘉靖壬午飛龍之際議尊親如聚訟於  
是創統嗣之辯以破千古不決之疑難矣然值義可起  
之禮而承心無所解之情宜入也易惟公當正德辛巳  
馳駿之時每草勅以雷霆臨之不力執則事日非而國  
體益褻一難也于時六龍出狩宸居虛拱且歲餘二寧

謀逆大勢將傾行則有駭輿之虞居則有固圉之責二難也鑿輿既回大行事迫四家環布毫髮失宜蘼粉立至三難也既而肅皇帝入御遭逢何奇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爲冰炭之隔四難也公周旋其間停威武勅不草竟見信任居守維鼎擒瑾詒彬押虎逐狼外寧內安人孰不服公有定傾之功然後手扶日月啓四十六年丕承之烈又孰不歸公有定策之忠比其力辭伯封耻爲溺上之請寧守硜硜不從永嘉之議又孰不亮



公有信心之介時則永嘉進而公退永嘉之難難在違  
衆公之難難在嬰鱗而卒之易名皆不失爲忠雖永嘉  
蓋棺卽允公則蒙莊皇帝以肅皇帝遺命而及然肅皇  
帝知公不忘公之心一也惟是肅皇帝知公人人能言  
之毅皇帝知公信任公未有能言之者初公制歸有召  
守趣終制卽起異數也諫齋祀止織造停兩掛印率勉  
從疏留決旬或月餘未有竟不下者中使詣公或羅跪  
有罪逮繫不少假竟安國家於磐石非毅皇帝知公信

任公寧至此公卿人左司馬趙公合刺公視草題奏辭  
謝三錄於楚以序屬余余題曰楊文忠公三錄爲輔弼  
龜鑑而因追頌我朝列聖慎簡輔弼而崇重之竟延國  
家有道靈長之慶如此爲當寧獻

送司馬中丞次溪李公奉召入理京營序

原州督府之設自弘治庚申火歸入寇始其後督府勲  
績在邊疆最著以守則有單縣秦公安寧楊公太原王  
公以戰則有濬縣東平二王公麻城劉公東平任近七

年餘皆未久即安寧兩出鎮不踰二年而時戰時款時  
款時戰使其重常在我又歷年久竟成開疆服遠爲今  
昔所未有者獨任丘次溪李公蓋國之大事曰祀與戎  
仲尼猶云軍旅未學難可知已國家戎事內則樞府掌  
之戎政府督之外則中丞府監之司馬門督之而皆於  
職方焉司公起家職方於疆場要害邊塞情形燭照而  
洞晰之有年矣既監吾陝尋督三邊取職方時所主計  
而日求多于疆吏者無不自其身一一擘畫而次第布

之以故下令轉弱爲強務在厚拊循繕堡寨蓄精銳酌  
屯戍時訓練不翅三令五申已又鳩材官蹶張飲飛之  
士集中堅戲下而都肄之諸冠軍無不象指承風絕甘  
分少所將卒亦無不懽憶超距恨不一當敵卒有烽烟  
賈勇競螫弧蒙矢石乘利席勝時松山久沒于敵我反  
在外敵反在內於是有逐賓婦復大小松山之役諸部  
謀擾強敵引兵壓境於是有出塞掘巢之捷火真永瓦  
糾衆啓疆於是有甘肅洮河歸德之捷銀定打頼善計

奪新疆於是有大青羊水之捷敵人聚掠鎮番於是有  
五馬莊之捷莊明懷悲孤兒又憤其黨之巢之覆於我  
也日謀西助於是有助則草賞擄巢不則仍舊開市之  
約宰賽悔禍叩關於是又有橫城許款之約凡戰獲疆  
土稱里者以百計獲首功先後以千計獲漢番男婦器  
械以萬計信國威刷積耻屢奏宣捷告廟獻俘上爲霽  
顏錫予無筭延世緹騎者再客歲乙巳又以河州大獲  
首功當上心晉太子太師協理京營戎政蓋公先是已

晉少傅爲孤卿矣太子太師不加於少傅示尊顯爲戎  
政重云溫子曰公不云乎逆則剿順則款來則市不來  
則罷市其母乃謂剿可使敵畏而不敢易我款可使敵  
德而不敢仇我市不市惟來與否又可使敵有所羶而  
不敢自爲重以持我以是套部竟不敢西通諸部益孤  
且窘大小松山之故地任我版築爲內地以免于蘆塘  
線路番部夾擾之害此其績雖韓范經畧未之敢望而  
不可爲後世經畧西土者之一型模耶蓋是時公爲政

于上撫臺田公徐與諸中丞冠軍分爲政于諸鎮獨公  
自乙未歷今丙午實十有二年田公主力戰敵至身先  
算無有不勝其人如虎公主戰款互用合單濬安寧太  
原東平麻城爲一其人如龍田公去而張掖酒泉燉煌  
間至今思之公去合三邊四鎮八郡而思可知安寧入  
叅密勿建匡時大績單縣太原東平麻城皆入或秉鈞  
或握樞或司農或理戎政皆名世而公之公方廡正篤  
中不二心則單縣東平之伍也又資最深勞於外最久

戎政之簡斯須耳有頃陞見上動容謂召公晚即令秉  
鈞握樞或叅密勿如安寧又可知而叅密勿如安寧尤  
幸甚何以故國朝列聖爰立類旁求肅皇帝時猶叅用  
列卿安寧其一也以習疆事故故叅密勿如諸城翟公  
亦使行邊曰密勿之地何可一日無習疆事者以故內  
寧外教成四十年嘉靖之庥今上事事法肅皇帝其有  
意乎以任安寧故事任公哉果爾則禁中頗收在行見  
月窟嚮風瀚海無波豈無巨筆作頌揚聖天子中興休



烈勒公勲名於旗常與鼎呂重主若臣一德交修於前  
有光余今日言其左券矣藩臬長金谿王君汝州張君等  
屬余揚扆余念公職方時余政待罪兵垣相與交臂談  
疆事會中外單言款吾兩人執之不得相繼出補藩臬  
乃歷三紀而公竟以戰歎互用成大勲名余安能不快  
於心而彈貢禹之冠故烏論著以告後之談疆事及經  
畧西土者而于公此行則蒿目以望如右

贈大司馬徐公總督陝西三邊序

今天下督府合原州宣大薊遼兩廣爲四原州開設獨  
蚤於今獨重爲西部輯則順義所部以東孤而可制也  
國初至今他鎮或惴惴恣所需如哺驕子獨原州常持  
其重使在我隱然一金湯蓋先後督府如單縣秦公安  
寧楊公太原黎陽東平三王公麻城劉公與今任丘李  
公或戰或守皆大有造於秦而爲國重云李公奉召理  
京營執秩難其代以張掖開府徐公往徐公亦任丘人  
曾以碩畫壯猷佐李公肩疆事而先是張掖開府田公

亦任丘人召爲大司馬公始以治兵使者佐田公尋即  
代撫茲又代李公爲督府三公同里同朝又遞爲政任  
丘即多才如三公者比肩接踵爲一方長城爲國家名  
臣不出二十年之內指不可數屈也初田公在張掖設  
奇制勝我張掖間日引領祝永庇而以內召行公與田  
公相須相繼十五年所敵數數爲我創實從來未有蓋  
張掖間敵故驕而輕我我憤之久矣彼驕我憤以計以  
伏以火以降人故往往成寡勝衆之功自水泉捷敵無

入不在吾穀中其後敵即轉驕爲憤易輕爲讐有時承  
突狼噬公前後斬獲首功千三百奇招收降人九千五  
百奇修築邊牆二百里奇紅崖之戰塔兒灣之戰五馬  
庄三十二眼井嘉峪關之戰聲施爛焉使敵不敢南下  
挽松山之役皆公力也又改徵八衛所班軍五十百一  
十奇省銀糧五萬九千七百奇削七衛所馬戶千七百  
奇蓋自公爲治兵使者時業洞燭民隱故開府即擘畫  
如此我三邊四鎮八郡又無不日引領祝永庇而今果

東苑握節爲文武大吏師帥則前所謂碩畫壯猷茲其  
政大展之日矣余聞李公以戰以欵公以威以愛如善  
奕者時食則食時縱則縱時和則和使常勝之勢無一  
日不在我爲兢兢蓋原州諸公已事類如此李公更酌  
而持之以勝算今公又繼李公竟厥局即臨淮之代汾  
陽旌旗改色又如平陽之代鄴侯守而勿失可知我三  
邊四鎮八郡自是永坐衽席之上我國家有所倚重亦  
因免西顧之憂又可知蓋敵驕而我乘之也易而實難

當積弱所將卒率未經戰惟三眼鎗與降人耳非水泉一擊大獲士氣或未易鼓故曰易而實難敵憤而我讐之也難而實易憤久即驕讐深即憤是我與敵易道時也今所將卒非他日陷陣斬將者半降人之款關來者歲以千計耗彼有衆增我長技即漢人之收義渠不多于此三眼鎗利矣有連砲焉一發可數十百遠視鎗三五倍是一當百百當萬之技也即田單武侯之用火攻不精於此敵一遇未有不披靡者突啞何爲故曰難而

實易公今儼然臨四開府五冠軍若臂使指令何有不  
一力何有不懾戰歎威愛使吾西塞所恃爲重而因以  
爲國重者于前有光在公此行若反掌易耳何難焉父  
老謂安寧出將不踰二年公在張掖受上寵眷特渥即  
如李公田公例亦旦夕有召謂吾秦何余應之曰無恐  
國家事西塞急廟廊尤急公即速如安寧國之幸亦秦  
之幸不即久如李公秦之幸亦國之幸曷恐父老色喜  
而退會治兵使者馬君董君李君朱君冠軍達君副冠

軍柴君以書屬余爲言贈公余與公有同舍之雅又辱  
與坐衽席中故樂操管以書而不敢以不文辭

送右司空又軒姚公還朝序

萬歷癸巳夏右司空缺執秩以監秦都御史姚公請上  
曰可先是姚公上疏言秦塞事十餘言大率言秦塞以  
敵市課諸將吏諸將吏以市緩坐譴罰爲敵持歲增費  
無已今敵日益重我日益輕計大左今第與敵約願市  
聽不願市亦聽課諸將吏視行伍實訓練習不耳若此



敵且昨古款關求市是我與敵易道也我重市堅塞可保百年無事便上覽之大喜溫綸褒嘉若曰都御史習塞事下司馬門檄令九邊大吏如都御史言未幾東西敵果有款關乞贖附逆之罪者上益喜遂有今命蓋姚公之監秦也以監西夏得父老心故其監西夏也以歷秦藩臬又先治兵定邊得父老心故當治兵時會敵有持市期要賞者姚公笑而下令閉關示罷市狀曰吾上書天子言若曹不願市罷矣敵氣慴爭求市市已費僅

如故額其總藩監西夏大都用廉靜撫綏鎮定即呼劉  
倡亂曰姚公在何至此既拜監秦之命於家曰西夏宜  
困不宜攻抵長安信宿之塞上無何而西夏以困定矣  
夫姚公英敵以持重英西夏以坐困卒之收效若券取  
響應非深識中窾不及此亦自藩臬歷都御史五易秩  
不離秦所爲周開而歷試之者熟也而操心不二秉德  
不回之誠蓋尤有足多者焉余與姚公同舉進士又同  
爲臺諫相與比肩而事莊皇帝知姚公之誠之識宜棟

明堂而霖寓內乃周閱匪試於秦又最久則秦固姚公之并州而姚公固秦之韓范二公不啻也然韓范二公在秦兵間最久故令西夏膽喪心寒姚公兩監秦才一歲有丰業中竅收效得父老心上結明主之知藉令姚公更借寇於秦如韓范二公其勲澤又何可量耶顧久於藩臬而不久於幕府父老轉相語謂縣官誠急賢不爲秦而爲國母爲秦非爲國與余謂王事何有內外即秦塞年來不無事矣患無張仲不患無吉甫有姚公爲

張仲內重外亦重爲國亦爲秦也矧秦更有制府節制  
都御史者今以往有爲秦制府求韓范其人者舍公其  
誰秦父老日夜望之矣時余亦奉召與姚公同僚以病  
伏立園不能往姚公行又不能之灞上折柳以贈第南  
望蒿目依依爲書致姚公曰公行矣秦父老欲更留公  
不能矣公入見天子出見二三執政必更爲秦決英圖  
萬年無事公毋諱第求不二不回之士令周閱歷試於  
秦而以制府幕府之權久倚任之秦萬年可無事寧獨

秦諸塞諸國出監各有制府幕府推擇信任一視公秦  
中故諸塞諸國亦萬年可無事然天子知公其用公言  
矣毋諱書未發會藩大夫戴君徐君臬大夫吳君閻將  
軍潘君屬余爲文贈姚公遂書以授使者反命

送大中丞寧宇趙公還蜀序

不佞純故與大中丞寧宇趙公龍潭葉公同舉嘉靖乙  
丑進士趙公葉公與御史大夫立山孫公同官侍御時  
不佞純給事禁中心相許而先是趙公宰汶上不佞純

宰壽先又相得驩甚云隆慶庚午市議起不佞純待罪  
兵垣宜言乃葉公則憤激甚而趙公實從臾其間數期  
會于邸不果既疏上葉公謫丞郃陽趙公遷陝西僉事  
不佞純遷湖廣叅政未幾孫公中以他事令對簿皆非  
莊皇帝意也時主市議者謂葉公疏繇不佞純而葉公  
與不佞純則以不果會爲恨其後趙公繇陝之臯蘭移  
東粵久之始以大中丞節鎮閩復爲人中歸葉公繇丞  
而理而守以至兵使者久之始以大中丞節鎮黔而敵

以市久已闌入西塞牧矣萬厯己丑會陝西撫臣缺有  
言非趙公不可者遂起趙公于家庚寅敵至有非語聞  
輦轂下免趙公又有言非葉公不可者遂以葉公代繇  
前則以憤激從吏咎趙公葉公繇後則以敵入遞用趙  
公葉公其用趙公葉公蓋上意而免趙公則以一趙公  
勵諸身疆場者上明威邁古帝王遠矣初趙公入秦與  
秦父老約婚喪以禮輸納以額諸不急浮費悉罷去與秦  
文史約獄訟以情征徭以時諸骫法苛政悉有禁與秦

武吏約乘障以要害治器以堅利毋以款故忘戰諸剽  
下玩寇悉有禁約既布文武吏人人敬應父老舉手加  
額謂得公晚忽敵入塞收者引其王以攻番烏詞肆洮  
河間我兵失利敵死天石下者亦衆時趙公入秦九越  
月戴星八百里趨隴西搃敵敵尋引去當是時微趙公  
隴西民幾激而內變何論敵微上明見萬里飛語入趙  
公幾不免嗟乎塞上事難言之矣酒泉張掖門戶也洮  
河堂奧也趙公司堂奧不司門戶又洮河兵最寡故禦



番不禦敵且久市積弱一旦接办即韓范在事吾知其  
無能爲昔人云有戰有將有將有兵假令趙公在秦歷  
歲月以撫綏餘力選將下甲即繫單于頸徙王庭塞外  
一運掌間耳而談者大率論成敗不論情形乃趙公葉  
公自憤激從臾時已知有今日比事急始令趙公葉公  
當之故曰塞上事難言之矣趙公且行孫公過不佞純  
談今昔事相與嘆念久之謂不佞純宜爲文贈趙公不  
佞純敬諾既別又有父老蹙額而問趙公竟舍我秦人

西乎不佞純漫應之曰西矣毋恐趙公故與葉公莫逆  
趙去有約在其爲秦計畫未盡施且以告葉公葉公之  
代趙公猶臨淮之代汾陽謂旌旗改色則可謂不守趙  
公約則不可葉公在秦猶趙公也矧趙公望重息肩斯  
須即賜環當軸令海內受賜寧獨秦人毋恐時趙公已  
之秦疆上候代不佞稍次其事登軸使使致之

送大司空蒼南呂公還朝序

我明於諸方伯國率用卿大夫出監蓋猶用周命卿監

于方伯國故事也而於陝特重則以陝地廣賦重宗繁  
塞遠非文武才不可且以爲督府卿相地云先是推擇  
監陝非其才與習陝事者不拜爲驟進承乏偶幸嘗試  
國與地兩無當也其著若嘉善項公以陝臬使爲父老  
詣闕借留至青神余公以故西安守至單縣秦公以故  
鞏昌守至安寧楊公以故督學使至麻城劉公以故部  
使者至蓋才矣而習若王良造父以駟馬輕車就熟路  
故爲陝父老德無已時而項公再入陝平滿叛餘俱爲

督府揚公四入陝爲名相餘俱爲名卿豈非精神注結於陝也久識鑒開歷於陝也習故習陝而於國計亦無不習耶故謂陝以項公余公秦公楊公劉公而重也可謂項公余公秦公楊公劉公以陝而重於天下也可今監陝司馬呂公召爲右司空且行陝父老戀之曰奈何使吾陝甫借寇一年而即奪我呂公去余與呂公善知呂公亦於其行戀之初呂公之拜監陝命也喜形于色曰陝吾并州也今再往幸甚陝父老亦喜形於色曰

呂公吾韓范也今再至幸甚既至正戈矛擾攘閭閻饑饉之時于赤子無日不煦沫而撫綏之于宗祿軍實無日不調劑而儲蓄之于將吏之稍逸於紀者無日不申飭而警誡之時雨暘亦時若稱有秋田舍鼓腹謂得呂公晚且望呂公久于陝如吳縣陳公前後十年鈞陽馬公五年陝父老益幸甚而竟一年所召去陝父老聞而悵然呂公聞而悵然可知余謂父老若但知陳公馬公久于陝何也楊公每入陝無踰一年余公秦公劉公在

督府雖久而監陝亦無踰二年陝德之不在陳公馬公下揚公在政府陝疆事方急從禁中決策若觀火不獨陝賴之馬公爲大司馬聞陝有逆僧曰張公實在且成擒已果然公實蓋安福張公字也時監陝馬公實推轂云然則欲爲陝寧必在陝而後重即吕公有文武才兩爲陝臬使治兵又爲陝藩使治賦久之始監陝語習陝事宜莫如吕公今以往爲陝推擇督府又莫如吕公最宜余見吕公入未幾且復來來則項公余公秦公劉公

復在陝矣呂公喜陝父老喜又可知不然從廟堂決筴  
如楊公馬公寧獨陝賴之天下喜又可知若但知陳公  
馬公久于陝何也父老聞余言又喜形于色會藩大夫  
徐君以諸大夫意屬余爲文贈呂公余爲舉所語父老  
者稍潤色爲文以應諸大夫聞余言必喜謂呂公雖去  
猶未去也呂公別諸大夫亦必喜如馬公推轂張公謂  
諸君且相繼監陝爲督府賢于余在陝也果爾則陝歲  
歲有韓范國家世世有名卿相余伏草土從父老日引

領望之然亦不獨爲吾陝也

送御史中丞蕭公之浙督撫序

先是浙抗有不令之兵已又有不令之民即法伸矣然  
疑畏者半今決英惟安之爲上計然非才望大臣預爲  
其地重者不可會督府都御史缺天官以巡撫陝西都  
御史蕭公請制曰可蕭公蓋故以御史按浙浙士民德  
之今有急無不欲復得公以爲重故有今命云初公之  
按浙事竣而報命于天子也余在輦轂下日從公問浙



所宜興除狀公纚纚乎言之也大都言浙自金華數老  
佐太祖開國家文明之治于時詩書比屋文行接踵即  
山陬海澨亦頌說先王彼一時也而今漸異矣杭襲故  
繁華又爲游士賈客數其俗靡蕩無節西郡澤沮田疇  
殖餉攸資其俗饒因以競侈喜事甚則私艇出沒羣猾  
萃焉東郡以聲明文物聞其俗多慧而業嗇習虛稍沿  
江左返淳歸厚則質有其文矣簡訟奉公嚴之俗猶稱  
輯睦第其郡介山谷中地瘠民貧昔人云可以無事治

不可以多事理有味乎其言之也姑蔑之墟事簡俗厚  
有古遺風然邊楚好勇輕生易發踵吳越故習不可長  
也男耕女績甌括間俗猶近古然郡遠又以負山阻海  
故法令多玩稽逋賦以千萬計矣此浙俗之大較也自  
島夷犯浙浙之民始講戈矛批擣之術而義烏甚夫以  
夷故而兵吾民即以夷去故而民吾兵奚不可者顧兵  
而民安可得田民無田安可罷兵計沿海尺籍半虛其  
田可覈也以兵實籍以田給兵使世世業焉一東南疆

場有事爲厚其資斧以漸遣之二疾廢者老者亡去者  
犯科禁者勿補三不然計費而嗇之食是約畝株而責  
馬之致遠計大左不取矣此浙兵之大較也余聞其言  
言中竅又見公使浙時以真御史稱蓋望下風而拜之  
而公又爲余言某使浙主糾察即欲如某所言一一責  
實致其職在守土之臣公所謂守土之臣指督撫都御  
史也都御史曰督撫以兵若民于都御史焉寄又都御  
史在事久於御史故公云云公前以御史往已爲浙士

民德今以都御史往爲守臣其爲德又何可勝言浙士  
民今且謂得公晚令兵若民先是恣睢也夫民恣睢蓋  
視兵尤而效之兵固吾赤子豈其以赤子爲攬批挨枕  
之計加素所恩我訓我之人以嘗必不可宥之法而危  
其身必不然矣公既知浙之俗今昔漸異如彼又知浙  
之兵之不可罷與不可嗇食狀如此今茲往寧獨浙士  
若民德卽兵且舉手加額以父母戴公謂公能安我用  
公前使浙爲浙所德所倚重卜也獨陝士民于公去留

之不可戀之爲公撫陝覈田息訟均徭賑饑尤兢兢于厚俗不遺餘力舉守土之臣之職也然公撫陝亦先以御史使陝其使陝亦以真御史稱爲余言陝所宜興除狀亦中竊卒之竟如所言爲陝士民德有實效又何疑於浙此非獨學術正也蓋亦繇涉歷之助焉公少遊歐陽文莊羅文恭二先生有道之門學術正矣焉往不宜刳涉歷陝宜陝涉歷浙不宜浙乎夫用人者于涉歷推擇學術用于人者以學術涉歷胡俗不可使易胡士若

民若兵不可使德寧獨陝與浙宜爾爾也

送直指使君史武麟奉命按楚序

執憲謂楚地遼遠又宗姓大闕之後非名御史不可往  
按推擇惟史御史宜遂單以使君名請上曰可時使君  
按秦茶馬兼按張掖酒泉燉煌間及瓜期代者未至執  
憲又謂必代始如楚楚百二十列又南被苗西南被諸  
土司脫有虞及漁獵吾民者疇剪除而摘發之以免代  
請上又曰可於是使君爲疏報命徑往楚將道吾里余

念在事與使君心相期恨不人人持國是於內而澄天下之清於外也又謂澄清毋如澄心揭堂額相與約使君不謂迂尋即以其約風吾秦國計疆事吏習民瘼無不燭照斧斷吏凜凜懼煩使君白簡時余跼伏山中快之今望使君塵後晤未卜可無一言以贈念楚方五六千里與秦類吏習之廉與墨不能必提衡者之筆與待哺者之口合又顓懼難爲民不得不難爲吏其廉墨如荊棘者而芸之使君業芸荊棘於秦於楚何有然荊棘

愈芸愈蔓又懼以荆棘視良苗良苗溉之猶不長吏懼不免於芸爲荆棘滋甚是促之也促之則上讐下下讐上而更讐民上懼讐則爲好語漫應或不遑廉以避跡之之名而爲直指者亦陰矧方博長者名以故事吏習益卑卑不可挽使君非矧方者寧俟余言余固知其風秦者風楚楚蓋河津薛先生舊遊地也薛先生以御史奉使監楚銀院於其署手錄文皇帝所頒性理一書日夜玩味有得趣輒起燭而藉之後竟爲我明一代理學



之宗其風至於今人無不知有薛先生又無不知吾御  
史臺中有薛先生當其時薛先生監院務耳猶未儼然  
代天子巡方慶讓也脫儼然代天子巡方慶讓其使三  
湘七澤吏爲良苗不爲荆棘可知即未代天子巡方慶  
讓千百世後聞薛先生風心傾景慕如今日又可知不  
然何金中使英亦心折薛先生于白下王司禮振悍甚  
亦不能以其恚加害薛先生使君薛先生里人也相距  
不數舍不問已知傾慕又繼薛先生如楚又代天子巡

方慶讓且廉所謂如良苗者而溉之請加慶且廉所謂如荆棘者而芸之請加讓然溉乎其所以不得不溉芸乎其所以不得不芸風也於溉與芸之間以精神意念不言不動之微周洽淪浹使其吏莫敢不應而民陰受其賜雖已不知吏不知民亦不知風之自也余今見使君之風之自日徧於楚矣區區芸溉之說何足騰口頰間蓋風起於蘋末而行於海宇著于樹則成聲著于水則成文有時宣鬱解愠有時墜葉凝冰有不知所以然而然

者御史臺之風實似之然其自則所以風者故曰知風  
之自余何幸一見于薛先生再見於使君然皆晉人又  
皆自楚始豈楚故有大王之風如宋玉所賦發明耳目  
寧體使人者又有道州之光風故薛先生得之以風天  
下後世也耶余於使君此行三致意自此使君竣使事  
入而持國是又因以澄天下之清其楚餘波之及之者  
或不遺秦而秦又使君之并州有故父老及山中人  
其能忘也耶昔人之行者居者有贈與處有如使君問

余曰何以贈我余將以此言應余問使君何以處我其  
使安卧山中與故父老同享澄清之波是使君雖去秦  
猶秦也余日望之矣

贈藩參馮公觀察貴州序

緯川馮公之參藩荆南也有八善焉闡理以貞訓士勸  
慎修以端軌屬勵審歲以宜飲荒裒發糈以飾扞災卻  
料田以抑蕪壤均敦公以勅法訟帖勤練以肅防圉固  
本仁以耀武夷格凡此咸職旬宣者所難而馮公優之

論者謂公駸駸乎台衡擢矣乃擢按察使使按察貴州  
貴州於諸藩最僻小聖天子特以公往豈不誠甚當哉  
蓋政弗簡地而施功弗擇官而著昔賈誼緣卑濕釀聞  
虞詡因盤錯倨烈近陽明先生後來高勲亦以龍場之  
投始之龍場固貴州爲唐虞時要荒介沅湘滇蜀間戟  
山湯水羊版鳥道與中原異又其民雜以羅羅仡佬猺  
獠獠猪水猺猫獠紫薑賣命打牙魯竹諸種禮木契  
重巫屏醫矧剛悍狡黠輕生鬪狠國朝知其弗可純以

華法治遂廣列屯伍郡邑叅之而統以藩憲諸司至嚴密也通水西安酋以競立擾朝廷數易撫臣尋使公按察其地豈不曰因俗順治隨地布化非通方博大者不可矧又以按察名與公茲往其將曰予按察也其必罰以守職耶抑曰茲貴州也又相機以同治邪負險之虜公徂征之而有苗之舜干弗拒也叨愬之吏公亟黜之而亭長之受遺弗枉也弛黷之將公痛艾之而上功級差同羅寸朽弗棄也狎文之胥暴里之俠公拏僂之而

綠親抵污逐流惟青弗濫也職是是聖天子意也余固  
曰當矣公昔給事禁中補拾至論列文武掌銓諫罷太  
和山僊像尤關國體大者余後公慕之竟追躡無能公  
出與余同遊江漢間氣味相投甚謹也公遷貴州去余  
爲貴州人喜不置然又有龍場遺教在焉公其以爲當  
不先是公居荆南且三載人謂公弗遷即遷必越必滇  
貴已果拜貴州命此亦可以觀公矣然聖天子簡畀懷  
遠之計實不爾爾也

溫恭毅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溫恭毅集卷八

明 溫純 撰

序

送郡大夫楚石曹君遷督楚學序

楚督學副使缺執秩以吾西安太守曹君請上曰可時  
秦與楚相繼急督學使秦得楚大夫楚得吾曹君士民  
謂執秩惡事分秦楚不少延即其地遷除而徒令苦行

役又以失兩地士民借寇之望為益杏壇兼言富教即  
冉有親受面命猶然難之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何  
望于輓近世謂督學職教守職治治不必得士教不必  
得民異地皆然安所望于簿書文具藉令督學而亦惟  
是點竄登黜為兢兢或操抑長拔幼心惡在非簿書文  
具也者士若民疇其思而欲迫得之君不薄西安甫下  
車召問父老疾苦風俗利弊狀慨然嘆曰民之失養士  
之未若于教守令使然立指日與二三長吏約所不同

心以收吾赤子者有如此日于是編保甲課農桑行條  
鞭舉鄉約復社學立大宗或進諸生談經義所裁省聘  
享十之五詞訟十之七八覲及它交際十之九贖鍰盡  
改折穀又令列城剏立郡廩以餉兵荒所積穀稱石者  
以萬計徵輸驗封貯發絕額外羨平反酌情法催科寓  
撫字蓋西安額賦十七視列郡自君在事而背負載運  
相望於道長吏即以君為師人人爭淬勵如約教績教  
樹藝庶幾豐鎬之舊桑麻榆柳途相接也絃歌吾伊戶

相聞也先是長吏不勝刺今不勝舉君庶幾富而教之  
且教長吏豈君家近魯北面杏壇有日故恥謙讓禮樂  
不居如冉氏執秩知君以君為楚士師其有意使楚士  
被服禮樂教化如西安耶余故官楚轍幾徧楚疆場見  
蜿蜒自西南來而矗矗峙于楚之南稱嶽者衡山也蜿  
蜒自西北來而矗矗峙于襄之西視五嶽而稱大者太  
和山也而江漢二水為之滙合以結其雄為之宣泄以  
導其鬱稱二嶽二瀆歷古今往往鍾靈孕秀為一代名

世之傑一盛于春秋再盛于我明春秋楚材晉且用之以成霸業我明肅皇帝湯沐在楚先後輔德宣力之臣如湘陰石首茶陵華容巴陵麻城皆默佐天子禮樂大化若與嶽瀆爭雄勝當其時誰為之師而令彪炳若此今天子棧樸薪櫬之化翔洽宇內楚士之與計偕而對公車者類袞然先何有于湘陰石首茶陵華容巴陵麻城然膠庠白屋之士所吾伊者博士家言耳或不知有禮樂孔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禮樂固膠庠

之士所不能廢也君茲行以教西安者教楚士以教西安長吏者教楚長吏又以其得之君者教天下長吏士是合西安楚長吏士以竟君之禮樂又合天下長吏士以竟西安楚長吏士之禮樂宜更有步武湘陰石首茶陵華容巴陵麻城為縣官用而冉氏所謙讓不敢居者君一旦收之甚易寧第黷登熙抑長拔幼若它督學氏舍禮樂不講也余知君自司農始當其時有漢穎蕭君者與君比肩皆卿材也其後蕭君守寧國用德教師

帥治行為天下第一已君守西安又用德教師帥治行亦為天下第一久之蕭君遷河南副使在告起西粵君遷楚俱督學執秩善用人哉知兩君所為治寧國西安狀而又俱遷督學用風勵余又喜今日禮樂之化不獨自吾西安與楚始矣蕭君亦楚人方有西粵之命宜未即行君其以余言趣之余日望兩君矣會西安諸長吏索余言贈君故次其所望君者如此

送郡大夫印南楊君遷水部序

今上用言官言召用故以直謫廢諸臣及吾郡丞楊君  
令為水部郎中蓋楊君以御史謫州倅歷邑令郡丞十  
年所而始有今命也時楊君攝吾邑事且行邑人御史  
趙君文宗與余謀贈楊君余戀之以吾三人同舉進士  
于四明余先生又相得謹甚也初舉時余視兩君自引  
以為不及下之有頃楊君入讀中秘書趙君令華陽去  
余令壽光去蓋合未幾而離且三載久矣既楊君趙君  
為御史余為給事中後先不相值又以使或遷官去蓋



離者常而合者暫耳久之楊公以直為執政中倅州趙  
君以直為執政中免官余乃遷楚參政已又入厯卿寺  
即引分自廢然視兩君則懔甚汗下矣余既廢日從趙  
君為山林遊而先是楊君業已丞吾郡已又以丞攝吾  
邑政暇干旌未嘗不過吾兩人廬過廬坐未嘗不入丙  
夜語未嘗不罄底裏合矣忽執政敗趙君起編民中復  
為御史楊君有今命余既快兩君宦道如酌有挹有注  
又念余山林中得一良友為有力者引去得一賢大夫

又為有力者引去故于楊君行戀之為楊君趙君今官  
同地趙君官久之且歸而與余同山林獨楊君則余不  
知後晤期也雖然易有之出處語默斷金如蘭楊君為  
御史以直聞趙君為御史亦以直聞焉弗合也楊君倅  
州為一州德令邑為一邑德丞郡為一郡德頃攝吾邑  
會歲饑為食活餓者五千人士周于庠盜息于境即漢  
良吏奚加焉趙君令華陽邾華陽邾人德之亦如楊君  
焉弗合也今以往兩君且駸駸大用肩負且日益鉅余

今見兩君以恢廓博大為廟堂重不第以直聞不第如漢良吏又焉弗合也余亦為令為給事中安能若兩君而遷官過之余故憾甚汗下今將于山林間老矣無及矣兩君在事賢于余遠甚余實抵掌快焉庶幾哉出處語默斷金如蘭乎何必離何必不離不然皆廟堂孰其居山林皆山林孰其居廟堂兩君志不忘山林余故為此說慫慂之說成預以視趙君趙君曰吾儕贈楊君而半溢說我我奚有於是其更之余應之曰古者贈言有

頌有規有寓規于頌規吾不能故頌頌楊君因以及君  
亦如蘭之言不能不爾爾君母辭其說固不更遂書軸  
附楊君行李楊君行矣余即慫慂趙君行兩君入陞見  
已即出見余先生余先生新為執政其為致余言廟堂  
之事先生與兩君為政山林之事余小子純為政兩君  
相與听然笑而別

送陳侯入覲序

蓋列泉陳侯之拜命令吾邑也寔萬厯二年云時主

上新即位首詔執秩為海內元元推擇長吏非屢考母  
易已又詔諸長吏慎為我惠養元元久于職且褒錫且  
徵而顯用侯蓋主上首科登進士也以故令吾邑得五  
載得再修覲事云先是不佞官都下見中丞直指疏薦  
侯治行往往為秦中第一大都言侯遇事若刃恢恢有  
容若陽春節民財若寒士屹屹不嬋媯媚時若中流砥  
柱余私喜中丞直指知侯然一時都下搢紳大夫業嘖  
嘖賢侯矣無何歲丁丑侯入覲考居高第還還三載諸

疏薦侯治行者又與前中丞直指指合故事中丞直指  
疏上天子下執秩籍焉比入覲則各述職事上執秩執  
秩取中丞直指疏與所述參考合不為殿最明年庚辰  
侯又入覲聽天子考矣不佞以疾歸里居從諸士民詢  
中丞直指疏中語皆當實無溢美而諸士民又道侯優  
博士弟子恤貧拔俊禁違式服舍俗稍稍易矣塞市故  
倚辦吾邑為裁役需竟不令以國計故困民民貧者弱  
者無不獲伸之情以是即田父里婦無不德侯凡此皆

中丞直指疏中難一一陳者即侯今述職事例得述錢穀刑獄大凡耳不佞竊恐諸士民言不盡達於闕廷然天子明見萬里侯既為中丞直指疏薦又搢紳大夫賢侯即不往且有詔召侯入而褒錫顯用矣況往哉侯茲往執秩以侯績上天子天子坐明堂目睹日所登進士果惠養元元有績效若此將益信長吏可久任自是海內日登於理則侯其嚆矢矣侯將行邑博士諸生請不佞言贈侯不佞有感於吏治故敘其事令世之長民者

知焉

贈陳侯之任戶部序

國家自久任之法廢吏治蓋卑卑不可稱數矣今天子即位詔執秩郡國長吏如舊制非再考母易時吾邑陳侯始拜命來來三年而邑治又三年餘而邑大治遷為戶部主事蓋自余耳目所覩記無有若侯者天子加惠元元竟收效如此藉令侯拜命薄縣令操淹速心即久于任而思去如在坑阱孰其取赤子而煦沫之至今民



見其上如是且日望遷去更徵惠于來者故自久任行  
官稱不便者半民稱不便者半非虛語矣初侯來會余  
在里每接膝余察其意甚得從容問曰今入官率欲內  
薄外外又薄令公外矣令矣意得者何侯曰濟往讀史  
慕黃穎川魯中牟為人令其人在願為之執鞭不辭幸  
得當一邑又幸得久固吾意也余聞而為邑父老喜得  
良令無何侯下令禁靡麗以禮移易舊俗又畫經費不  
役一里役又平市價又以贖鍰積穀數萬石又進博士

弟子授經義拔良家子弟為博士弟子百餘人即潁川  
中年為漢循吏所為民畫便利狀孰與侯多侯又為余  
道濟遇民對簿一扶稍不當退而追訟者久之蓋侯為  
人明察英敏而其中深沉篤厚所居官務敦大不煩苛  
故愷悌宜民不負上久任初意而上竟召用如此先是  
侯治邑三年以入計行父老攀轅留恐不得借借矣又  
三年以入計行父老又攀轅留恐不得借又借矣乃一  
年所而竟召去侯兩借色未嘗不豫今召至色未嘗喜

至與諸父老相對泣諸父老知不可再借猶攀轅留如  
往歲當是時余蓋從諸父老祖侯境上云既別邑博士  
馮君曹君李君率諸弟子請余序其事余唯唯深念曰  
侯行矣孰為我入告天子欲海內治幸得如侯者而久  
任之不然稱不便者不在官則在民矣

贈邑侯文溪張侯考績貤封序

萬厯庚寅三原張侯三載政成監陝都御史御史疏聞  
上以下執秩執秩覈實覈如都御史御史疏且以例為

侯請恩上曰可於是授侯階文林郎贈侯父徵君亦文  
林三原令母封太孺人妻孺人制詞輝煌褒侯治狀與  
巖穴閨閣懿行甚備時侯將太孺人在邸製冠帔手制  
詞進為壽太孺人喜三原薦紳亦喜而爭修詞賀侯蓋  
鄭人適館幽叟酌兕意也古人臣役于王事不遑將父  
母即陟岵陟屺何為往代任子無有以其子貴貴父若  
母者有之自我明始而德靖以前諸令長得以其貴貴  
父若母者百人而一上以仁孝風有位始久任賢令長

為都御史御史疏聞如例得以其貴貴父若母者數十人而一賢令長貴其父若母及生前祿養免絕裾靡鹽之懷者十人而一文林君積學齋志以其餘遺侯而即以侯赫顯泉壤太孺人鶴髮拜恩侯以官舍為子舍稱觴孺人亦冠翟冠佩霞帔進履使諸令長聞而思奮淵哉聖謨作忠勸孝超古帝王遠矣初侯之學也太孺人以文林君意斷機督之比輦而養於官又數以庶明寬肅勗故侯治三原時而懸魚時而觀火時而烹鮮時而

拔薤稱三輔吏治必首侯而汴流窮源曰文林君與太孺人力也三十輟共一轍當其無有車之用文林君以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太孺人以之然非主上久任推恩侯治三原不三載而以徵去即侯不難俄頃奏功亦百人中之一人耳錫顙之謂何今海內吏治以久任爭奮乃閭閻多懸磬之室潢池半佩犢之夫欲盡如三原不能此何以解也侯瓜期且至且有詔徵侯入為銓衡臺諫銓衡臺諫故得陳海內利病幸為上言欲海內治

宜莫如今令今即久任推恩之謂也然為人之長者  
人人如侯胡懸磬佩犢之恤為山中人日夜望之矣

贈張侯臺獎序

明自隆萬以來重獎勞蓋脩漢宣帝故事云宣帝重吏  
治吏以治行聞者歲以璽書勞勉增秩焉以故其治後  
世莫能及我莊皇帝與今上當受計數宴勞增秩計吏  
之以治行聞者即宣帝不過然宣帝歲一再躬舉之耳  
今受計舉矣都御史御史又歲以其檄勞焉第躬舉則

人主歲歲而課其臣臣亦歲歲而課于人主而責成也  
專都御史御史數遷代人持已見即以檄例勞諸吏諸  
吏且謂一檄于我何加寧不可以書薦于天子而以檄  
耶夫以書與檄故而為治行宣帝時良吏必不爾爾矣  
宣帝良吏非尹東海龔渤海朱北海韓黃二潁川乎假  
令東海渤海北海潁川不遇宣帝即遇宣帝而不為太  
守亦有以自見不然當其時為令者不一人矣宣帝之  
增秩賜爵豈靳于令而無有若中牟之魯密縣之卓乃



中牟之魯密縣之卓獨卓然自見元壽元始建初間此  
可以觀矣吾三原張侯廣平永年人以進士高第為令  
蓋今上宴勞增秩時也居常慕中牟密縣之為人即下  
車無何然諸治行御史龔君檄能一一道焉御史不以  
書薦之天子而以檄勞以今例故今例吏自墨綬以上  
非終歲即治行著不得以書聞侯治吾三原數月耳御  
史檄非例勞者即侯不謂一檄于我何加然侯質直寧  
以書與檄故而為治行不以書與檄故而為治行而又

安事余野人之言為頃今上下諸掌故問故郡國吏之賢若不賢之列名宦者稱數吾三原舊令其賢者二百年得一二人其一二人者即不敢望漢吏然視世之為吏者遠矣侯自是以賢著聞是宣帝不可得之一代而得之侯我國家為三原僅得一二于二百年中而又得之侯則宴勞增秩侯者且于今上受計日見之若更問掌故郡國吏則野人之言亦不可無矣丞苗君簿李君請為文贈侯以其言付之

其二

野史氏曰余觀部使者之優其屬郡邑大夫即以禮也  
蓋因以知政體云郡太守同守州守則大夫屬也通守  
司理與邑令長則郎屬也大夫秩高于部使者郎高或  
等于部使者部使者無論秩高與等于其良以章薦之  
朝又以尺一之檄下郡邑旌焉蓋天子意也天子使部  
使者代省方內故以薦與旌之權假手部使者使大夫  
郎不以上不獲為解始也勉而異之旌旌又勉而異之

薦則政良而民福然薦則以歲計旌則以月計張侯為  
令僅數月部使者龔君謂侯良先以檄旌待歲薦則優  
屬之禮政體也然侯所以良則不坐是何也夫謂旌者  
豈非謂別之哉又豈非謂別而勸之哉然控馭之節以  
待凡足而飛黃名種固自千里耳張侯為人貞諒渾厚  
真實宏遠即畫一令決一事亦不競尺寸計旦夕也夫  
飾躡者易效遠大者易忘效乃取譽忘者無名侯豈不  
知哉而竟爾爾誠無意人之知而旌又寧以旌而勉于

良哉藉令侯以旌而勉于良何不易遠大而飾躍以取聲譽而拳拳于不易效之為謂自計何若侯者蓋深于福民而不近名者也然不近名而部使者名之母侯自以良為政而部使者亦自以檄為政乎蓋侯初至數過余相與談吏治余謂今之吏治惟守惟令守與古異古之守分民而治若今州然而今守則擁數十專城而提衡于上民或不知有守而令則猶古之令也故為守令于古異地皆可為守令于今寧為令耳侯聞余言而頷

之無何部使者之檄至侯不喜曰吾為令無何欲取民而祗席之未能也而安事以檄重己丞簿兩君請余言贈侯余為舉漢宣帝獎勞二千石以下良吏及卓魯自奮于元壽元始建初間故事為侯稱說大率以待獎勞而興則為宣帝時良吏不待獎勞而興則為元壽元始建初間卓魯而公大喜造余謝曰吾今乃知寧為令之說益信夫不喜為民喜亦為民于侯之喜不喜而民之喜可知己異日歲至侯政成部使者以章薦之朝而天

子喜又可知已侯侍吏聞余言亦甚喜乃錄而上之侯

贈張侯入覲序

今國制三載入覲蓋猶之古云古諸侯非五十里不自  
達于天子曰附庸今縣令視侯遠甚其所治猶故侯地  
故今令皆稱侯皆與其藩臬郡長吏入覲同自達于天  
子視古附庸不啻過之今當斯時可不謂奇遇哉明年  
癸未值入覲期吾邑令張侯以例行蓋與藩臬郡長吏  
同自達于天子者也夫所謂三載入覲者以藩臬郡縣

吏受事既三載則風諳政習幽顯明彰可咨詢黜陟為也侯令吾邑一年所耳即治行卓犖稱明甚然例不得即陟事竣且還治吾邑故侯今第以例行耳且行余過侯謂侯曰今天子明聖計安海內元元且詢風考政剔幽陟明君侯即令一年所不即陟然秦中藩臬郡縣名夙諳政習者宜莫如侯即如天子問治原狀或又問秦邊郡狀宜如何對侯佇思久之曰即如承問治原狀即對曰臣抵原會歲歉臣曰此閭閻一年計也懲竭澤而



漁者以時征歛臣不敢嚴扶取盈以見能會均徭臣曰  
此閭閻二年計也懲張網駭鳥者增若減以漸臣不敢  
驟益戶口以見能會蠲田臣曰此閭閻百年計也懲治  
絲而焚之者第取甚瘠與甚饒者相裒益臣不敢虛拓  
地額以見能其諸興學鞠訟止盜化頑一切用德教化  
服臣即未敢曰能然始願若此矣今臣得還治原臣且  
取原民而祗席之是臣所以治原者又如承問秦邊郡  
狀即又對曰臣睹秦饑饉亘酒泉張掖燉煌朔方北地

上郡間米珠薪桂卽秦伯乞糴之年不侵于此矣老稚  
相將破釜敝帚蔽野而南骨立自鬻甚則轉仆溝壑卽  
鄭俠所圖移狀不難于此矣秦中在事諸臣業已請蠲  
請聚然古有弛鹽禁入粟助邊者今不可暫通花馬鹽  
于三輔隴右令米鹽相貿易乎又不可開例其地令免  
半輸粟自內郡乎是可為秦邊郡者對以此奚若余聞  
之喜曰君侯入秦甫一載所為吾原計者如彼所為秦  
邊郡計者如此天子以其言下所司豈非奇遇哉君侯

信自達于天子矣豈徒吾原幸秦邊郡且厚幸可但曰  
以例行也夫張侯以一載即為吾原幸又且為秦邊郡  
幸況三載乎況三載以往乎其竟以明而見陟于天子  
勿問可也邑博士諸生請余為文贈侯余故序之如此  
贈明府翀玄李侯述職入覲序

先是寓內自戊戌以權採顥中涓為政中涓又顥使諸  
狐鼠之憾者為政騷動不啻漁獵甚則中涓露章而中  
懸銅之吏以故民不堪命如鹿挺揭竿於楚楚璫于滇

天下蓋脊脊多事矣乙巳冬主上宵旰憂之為罷採歸  
權所司又追求吏若曰獨不得龔卓輩為守若令何憂  
天下哉時秦民之不堪命者甚會監國大中丞吳江顧  
公力抑中涓己更以便宜繩諸憾屬守若令跡之不少  
貸而吾原則臨晉李侯為令未幾商城張公亦奉命來  
為吾內史太守相與奉顧公約又甚力為閭閻德如解  
倒懸故一時吾秦頌顧公吾內史吾原頌吾太守吾侯  
若漢龔卓而又仰頌我主上聖明竟加惠元元云龔卓

輩之在漢也會其時方重守令一切錢穀獄訟並得專  
治守若令治理效不愛璽書問勞增秩賜金又其時無  
權採之政又無中涓狐鼠之憾故一時吏習如龍其卓輩  
得彬彬稱盛于地節五鳳元始之間今閭閻所患者權  
採也先權採而為患者畝稅也權採即盡罷而畝稅未  
蘇患寧有已時蓋寓內州邑之費半取給於額內之羨  
不亦取償於額外之額民病之甚于權以權之額暫稅  
之額常權之害在逐末稅之害在務本也吾邑費十而

額不及二十者必不減二者必不敢增不得已為額外之額非例也侯深念力罷之而嚴約其收以杜羨即有微羨盡以償費又公聽斷明教化嚴保甲均徭役懲刁頑不負吾太守約時以跡憾滋名口亦不移怒於憾而嚴誠跡者曰毋蔓及吾無辜以除害為害其識量益過人遠矣今將以入覲行余不敢以密限吾侯亦不敢以渤海限吾太守何也龔在渤海八年始以化盜勸農聞卓在密七年始以禮教保愛聞吾太守甫數月侯甫一

年所耳藉令亦如渤海密之八年七年其勸化教愛又何啻龔卓今贈侯及吾太守又及吾中丞公為寓內郡國所急一中丞一太守一令耳藉令各郡國中丞守令盡得人世何有不治然吾秦吾內史吾原其嚆矢矣故人覲曰述職述不詳於余言疇其以余言聞之執秩又因聞之主上即璽書問勞增秩賜金先以及吾內史吾原必多應者獨余山中人陰受其賜又獨吾內史吾邑乎哉然于侯此行望之矣

王氏三榜異數序

余蓋與今精膳王君言卿同舉嘉靖乙丑進士云當是時精膳君才弱冠而先是辛酉舉於鄉則其年十有六耳乃後仲弟敬卿舉庚午與精膳君名第相若年相若異矣季弟命卿又舉丙子又年相若豈不尤異哉世稱王氏自瑯琊太原而後二十餘望凡海內王姓皆出瑯琊太原而今不可考矣即精膳君自敘家世但謂勝國時自昌平移華州耳夫王氏在華州有槐野太史以文



章高一代精膳君兄弟繼顯又英異若騏驎發軔爭途  
人以為瑯琊三少更生也余考瑯琊獨司空導稱晉仲  
父匡輔四世即三少獨右軍以書聞豈晉世人士類豪  
曠難用故徒以名高族顯為世慕云明興列聖以實行  
風海內海內士為縣官用亦以實無有若晉人然者毋  
論異姓亦無論海內即吾關中王氏若莊毅若端毅父  
子固精膳君兄弟所望塵而追躡者即瑯琊諸王何可  
盡精膳君兄弟也精膳君敬歷中外業十五年猶未及

古人強仕之期敬卿命卿皆千里器皆方以弱冠試南宮於一第何有余固知精膳君兄弟視鄉先達且饒為之矣精膳君與余以文事相切磨居常謂文不若秦漢詩不若漢魏盛唐不已蓋太史家學固如此余睹精膳君為令內黃以卓異聞為令官起草太宗伯署中聲藉甚竟所至寧獨以文章繩太史哉往太史為文章談國家大計若觀火令假以年得當事表豎庶幾鄉先達之風而僅以文章名非太史意也余持是說質精膳君精

膳君曰然一日精膳君彙兄弟三科齒序為軸視余余題其額曰三榜異數而稍次前說為序又寄語敬卿命卿即登第從精膳君為國家大用若余前說則今以往指數海內王氏曰瑯琊太原又曰華州安知余今日言非君家左券也

贈雷將軍三考承恩序

世論將顥推轂秦中無論異代明興自故太師周將軍以敢戰顯功名雲中後二十年而有大將軍居上谷周

將軍秦產大將軍亦秦產上谷雲中皆國家要害賴兩將軍無烽火之警各數歲世遂以秦稱將數不虛云今年大將軍合西夏上郡上谷為九年如故事疏請天子考大率言臣本秦塞下編民結髮待罪行間且三十年所日居西夏上郡會敵數寇邊以首獲功受上賞惟天子威靈臣何力茲居上谷會敵款塞稱臣臣從市賞間修守禦計亦惟天子威靈臣何力臣今者遵令申述職事惟黜與陟亦惟天子威靈臣又何敢他冀天子覽疏

大喜以大將軍有功不伐社稷臣也詔進秩左都督貴  
倨矣於戲周將軍雲中功今人人能言之當其時袁州  
為政周將軍以不往袁州所故日兢兢如履虎尾賴肅  
皇帝明聖知周將軍不為中比袁州免始錄周將軍功  
然亦危矣大將軍在事主上右武三事大夫力為疆場  
主廟議大將軍所遭視周將軍何如哉然周將軍在雲  
中主力戰大將軍在上谷主固守時不同也假令敵以  
積弱故款我養銳項之且復完且強又或以款雲谷間

為詞而逐東敵寇漁陽遼左寇漁陽遼左不獲利且復  
西而肆毒雲谷即不然猛虎在檻不忘噬人有所疆場  
者寧能晏然已乎余固知大將軍有以辦此矣何者先  
是大將軍征鎮羌所將卒力戰斬百餘人敵聚西夏上  
郡拒戰安定破之轉戰楊名又破之邀擊平敵白城敖  
忽洞俱鏖戰出塞搥敵穴遇戰疾力先後斬獲首敵千  
餘人莊皇帝嘉大將軍功馳金幣賜者屢矣茲居上谷  
三年中不得一當敵豈大將軍意哉大將軍及是時完

城堡修戰具休士馬又不以市賞費為所將卒困久之  
所將卒且人人思戰而余又聞大將軍篤中不二御所  
將卒濟以威信有古名將風果爾敵即款塞如故大將  
軍且以守為戰敵即飲馬南下大將軍且以戰為守何  
者用西夏上郡事卜也今世無有周將軍藉令周將軍  
在而當是時余不知方略視大將軍何如今大將軍當  
周將軍時其所斬馘詎謝周將軍下哉今以往指數上  
谷名將軍與周將軍並者則大將軍之謂矣

贈周學詩偕計序

學詩蓋太學生壽岡孔君高弟子云日孔君寓都城謂  
余曰周生才士也以縣大夫陳君課諸生又獨目學詩  
曰周生才士也無何會大比士於鄉學詩果以易褒然  
魁關中余乃服陳君孔君知學詩云先是主上有詔詔  
諸督學憲臣蘆文體為士習日去本質為纖巧實用謂  
何耳乃學詩文即質即不事纖巧一時較文諸君子業  
人人目學詩為大用器矣學詩輟晏歸造余余與語久



之學詩起而問於余曰不佞南以易起家然於易未敢  
謂有得也易六十四卦卦以何為要與余應之曰其震  
乎學詩曰震為要南未之前聞也有說乎余應之曰孔  
子不云乎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故乾之元大大  
以震也坤之元至至以震也何以明其然也震東方之  
卦于時為春于四德為元于五行為木于五性為仁在  
造化為生生之機在吾人為有生之理故舉震而乾之  
元坤之元統是矣舉乾坤而易之道統是矣學詩又曰

不佞南既起家藉第令為天子用將奚以以震可乎余應之曰奚不可也今海內士習不以質而以文矣長民者不重牧民而重集事矣夫習愈文情愈漓事愈集民愈病有識者至欲望主上修土德木德為國家培養元氣然未有以其說聞之當宁者主上業以其意形之功令淵哉聖度即古堯舜不過矣君起家與時會又其文質若仰承主上鼓舞至意行即偕計續食上對公車為國家用無事他求即以其質牧民佐天子培養元氣饒

為之矣且也今歲在己卯己中央土也卯居震東方木也四氣不能去土木而土斯為有用之木四德不能去信仁而信斯為有用之仁孔子論仁以木為近非以其木為質顗與主上當是時蓋有意乎以土德木德應焉吾黨出而奉奔走即受一命即主上未有詔且先意為之承矧上意所注嚮若此哉夫以震往奚不可也學詩又曰易莫如震固也天地之心何獨於復見之余曰夫復非合坤震二卦名與天地之心於震之一陽見耳震

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可為世用耶君第以震往是善  
學易者也學詩敬諾而別有頃學詩所善近峰來君屬  
余為辭賀學詩余曰余不習為文其何以益學詩無已  
則余前與學詩所說易大旨即可云辭也

贈辛君景虞鄉薦序

今年萬厯壬午天下大比關中士如額舉六十五人殺  
裯辛君景虞與焉錄出遠近誼傳關中士舉者獨今科  
最盛余手錄喜之不置會客有屬余為文贈景虞者余

惟國家文運若厯壬午而更盛自文皇帝受命為洪武三十五年壬午我國家文明之運於此焉再啟故謚文皇帝曰文其後睿皇帝壬午又六十年為肅皇帝壬午無論海內即關中士以文顯者可屈指而咸寧河州三原非起家文皇帝壬午而後者乎高陵武功北地朝邑非起家睿皇帝壬午而後者乎華州平涼祓裯非起家肅皇帝壬午而後者乎蓋壬任養萬物午陰陽交午又位離則文明兆也世傳堯舜禹生值午故堯文思舜文

明禹文命一時五臣俊乂後世莫加焉而何疑我列聖  
乎又何疑今日乎今主上乘午運不啻堯舜禹更生菁  
莪棫樸之化任養業十年所得人之盛蓋自今始耳顧  
堯舜禹所稱文思文明文命與其臣都兪吁咈俱在典  
謨中無多說也今國家文盛即罄南山竹不足以悉文  
士胸中之竒然宣力之効顙謝弘正以往諸先達不逮  
豈文士多伉直有高抑終其身於論著則技單於此而  
於用世輒冰炭耶客曰若景虞者於用世何如余曰其

可哉蓋景虞為諸生嘗有名於嘉隆間以不第故日從  
祔祠先達後左袒北地華州即博士家言亦典邃雅馴  
余與交有年習其人與文數自引以為不及下之蓋余  
有二癖一喜事而多嘗試一易事而歎沉毅二癖纏結  
於心力克之不能也故余不長於論著第其癖與忼直  
者顛乃所如冰炭坐此景虞無一於是余安能及即自  
是對大廷以文士為世大用上之北面五臣俊又下之  
執鞭弘正以往諸先達其饒為之矣世有譚主上任養

之效一代文明之盛者不為吾景虞屈一指哉客曰微子言不知景虞之文之可為世用若此矣請以是贈景虞為他日左券余曰其可哉言已景虞為其季子志謬甥余弱息余敬諾遂呵凍不恥不文書致之

耆老社圖序

初余為先大理公延里中年七十以上九十以下者倣雒中唐樂天韓潞諸公真率遊為社又其後萬厯丁酉余友多抽簪相繼歸韓府馬君甘泉雷君狄道孫君西



蜀王君汾陽秦君余時伏在田間歲貢馬君文學馬君孔君及余母弟編踵而步之為社於嵯峨二華之間樂天社九人韓潞諸公十二人十二人中獨韓公年七十九余會韓府甘泉二君俱八十有三蓋宦履不及而齒過之故名耄老社云初余與弟編及年甫六十以上者以齒辭衆曰不有狄監盧君司馬端明故事乎余謂無已則相與北面衛武公其可也武公年九十作抑詩自警曰母謂我老耄而交戒我韓潞諸公在宋寅亮三朝

無愧武公何有於樂天然猶慕樂天如緇衣當樂天會  
時雖僧如瑀亦與高雅故足多也吾黨望樂天且拜下  
風况韓潞諸公又况武公雖然抑詩吾師也吾黨中年  
最長者視武公猶少宜交戒又何如今約會各舉前言  
往行之闕切倫理風化大者相問難不知則罰以巨觥  
已則籍記以此藥石名曰聞所未聞庶幾從韓潞諸公  
以步樂天又從樂天以步武公即年未及其可也衆曰  
善時韓府君且望平涼行以不得久於社為念余又謂

宋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雒中社以書謂潞公曰某亦家於雒者恨不得與願寓名其間君與矣又寓名以俟他日不可乎韓府君色喜如約久之行余會有總臺之命三辭不得且行諸子弟如雒中為軸圖形稱壽併以吾黨所賦詩書其下以備歌侑蓋雒中諸公圖僧舍茲各圖之家家各有子子多至六人五人時俱君亦致井硜政歸衆延入社且屬余序余入臺會時多虞久之未應也已亥弟編以就武至申前屬於其旋書此附致

金匱要略卷八  
亦慕宣徽公致潞公書之意也更為書且發西望諸君  
美景良辰入社幸為余各盡一占又先以一占東告二  
華一占西告嗟我曰余旦夕歸就社矣其勿移文以誚  
焉幸甚

壽張居士六十序

張居士者吾邑一良賈也有實行以是余與之善今年  
四月辛卯壽六十先是其子孝廉耀從余學而舉癸卯  
鄉試試南宮不利欲遙歸及懸弧之辰稱觴焉將發就

余問所為壽者云何余故辱葭蓍大有感時有張孝廉  
學曾者亦吾徒也亦試南宮畢歸壽其母余告以鄒魯  
之說庶幾顯揚以名壽而拘于韻語未竟也為語孝廉  
而歸而求之庭有餘師而寧俟余支離之說為無已則  
竟所為告學曾者而卷以而翁之行可乎而翁賈也而  
行則儒余慨世之儒名而賈行者夥也謂禮失宜求之  
野即不得魚鹽中之膠鬲得賈販中之弦高牧豎中之  
卜式而友之幸甚而翁其人也故樂與之交且三紀而

知之矣余初以而翁及而令學書庶幾以儒易賈而知之矣而以儒之實易賈之名可以賈之實襲儒之名不可而知之乎初而翁之賈也不二價不欺人有誤增其直以易而去者立追還之至再又歲奉而大母碩人李步朝太和山者二十年人有急或歲祿或脩舉廢圯不難貸助葺補以為常以是張居士之名滿邑里及姑蘇以而翁之義之貨市于邑里及姑蘇而邑里姑蘇人信之也舉而時碩人夢有仙樂自空中導送以而翁故又

以碩人故茹荼守節立孤宜得天而人已知而必貴也  
今果露頭角余喜宇宙中有必不爽報應之理故令告  
而壽而翁不能外而翁之行別為添籌獻桃荒唐之說  
亦不欲為文人支詞綺語強以必不能踐之約蓋支也  
綺也強也精神在唇吻間如畫餅如說鈴耳惟不二不  
欺是從肺腑中來太史公所云何知仁義而翁已默與  
符矣天已以而佑而翁矣而又行即對公車為縣官用  
不難光大此不二不欺為世信為善學鄒魯于庭母寧

謂賈末業也而升髦其行庶幾見高垂名千載式致位  
通侯以身顯而翁有而以子顯高第以十二牛為鄭却  
敵式第輸家財半為漢助邊不知有義方之訓及子否  
既已身享其報澤易斬人也而天實限之而翁身自施  
予及見信衆矣而異日代而翁又以儒施寧獨十二牛  
與家財半余見而翁與而且世積而世延之俾碩人亦  
因享榮名無已時此其福若壽又寧可量天也而人實  
培之惟余宦遊而思求野亦不自知其何心而將離野



為宦以遊其尚力學守故耳目于庭者以尋鄒魯之緒  
以慰余毋使他人如余慨而又思求野幸甚孝廉聞之  
喜形于色再拜而謝曰耀何幸得聞此藥石之言是名  
與實相孚儒與賈相通天與人相因家與國相延之道  
也敢不唯唯惟吾師次其說而文之耀將書紳服膺登  
軸張壁以代面命余不得辭遂書而追致之亦知孝廉  
質行大類居士又力饒為之也且欲孝廉以此轉告之  
學曾其以為何如

贈前溪楊仙客七表序

古今稱吾邑勝地曰龍陽宮龍陽宮得巋然獨存以楊  
仙客先是嘉靖中余以髫年讀書龍陽宮中時宮中羽  
士稱兄弟者三四人宮前垣去寥陽殿可八十步已以  
清谷崩圯垣三徙且薄殿基羽士飄零獨楊仙客存仙  
客弟子及孫曾又數輩當地震雨雹募緣修葺殿閣廊  
廡門室廚庫軒楹棟宇翬飛神像儼然一新當是時微  
仙客宮不知作何狀矣余家居一再過仙客所見仙客

神清履健泉音霞步異之問仙客年曰七十又問曰七十人清神健履泉音霞步有得乎曰未也又問曰若故柱下史弟子亦去三尸食六氣茹芝練玉優游物外大道從事以全其天年乎曰未也又固問仙客笑而應曰吾安知養吾生吾聞之師矣天地一瞬息也吾居宮六十年宮沒于水者半宮不能有宮天地不能有天地而況人乎吾饑而食爾已吾渴而飲爾已吾卧而卧爾已吾遊而遊爾已吾安知養吾生余曰若不知道乎然知

矣於是取莊生逍遙遊篇為仙客辯說仙客再拜而謝  
曰敬諾逍遙遊詳莊生集而余所辯說則以鯢鵬之搏  
扶搖九萬里蜩與學鳩飛不過榆枋各適其適何小何  
大即仙客所言飲食卧遊亦無非道云省齋維君三河  
梁君近峰來君輩以仙客脩宮績甚偉索余言壽仙客  
余以所與仙客論說者書之軸庶幾仙客或有味乎余  
言矣仙客法名教迎前溪其號故有名道會張公志微  
王公道亨李公崇璇之派也

壽文學喬君七十序

役裊小丘有文學富齋喬君者余內子宋淑人母黨也  
君長余十歲干支大同余幸通籍君謝諸生業為田舍  
翁無以解頌之小丘館其家越宿日夜談見君神王氣  
健不顯七十歲人五子俱讀君書為州諸生者四家大  
起而先是事其母節婦王碩人以孝聞蓋君不見用于  
時而用之家又自嗇真葆和如此也歲夏五辛亥實君  
懸弧之辰五子延客為君壽因所親材官朱君求余言

為侑觴具余謂君家世力農自君遠祖東田公始而承  
先啓後為喬氏巨擘者君大父孝子公也繼孝子公以  
儒奉君從父觀察公教使家世不替詩書而拓東田公  
農業為今日巨擘者君也東田公五子孝子公五子君  
亦五子東田公南北治第五居五子君南北亦治第五  
居五子君五子又多孫佔畢吾伊之聲里相聞也君入  
則授子若孫書或待問黠竄經義出則北望石門南望  
嵯峨課耕穫菑畲有時之清許從漁父觴詠不知此身

之外有蝸角槐國至樂也余夙有林泉之癖頃與君從  
弟銀臺君盟且之丘上結夏果爾則君所望與所觴詠  
者且不得專美蓋余黃梁熟矣回視三十年塵遊如膩  
而愧前日干支之說通籍田舍之詫何藐小將見笑于  
大方家自此從君明農不失吾幽岐間故業其可也蓋  
明農雖周公不辭余與君皆姬也又幽岐以東人也幽  
岐間黃茂秬秠糜芑嘉種未改也種之恒之以居以祀  
之遺教未沒也幽岐以東農莫如小丘小丘又莫如君

君實吾田間之益友也余今知所以求實堅實好實穎實粟之道矣自此以居以祀以供公家賦少補軍需萬之一又以故家遺俗敦本重為邪之風為閭里倡亦為政山林之一也而君先我為之矣曷論詩書淵明詩不云乎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千余以是驗農夫之無異患干也往往多壽君季父太平公亦農也年幾百歲余曾為松柏傲乾坤之聯以壽余既樂與君為田間友即以壽太平公者壽君君其從



太平公以遯孝子公及東田公又以遯豳岐間風此其  
壽又何可年數論也壽之日銀臺君在焉相對解頤浮  
白以醕或亦有味乎余之言也

壽段次君七十序

余與涇陽栗庵段次君善蓋自與其兄涉縣君締姻始  
初弱息歸涉縣君伯子可成也君父及諸父五皆長軀  
偉貌高年華髮濶步豪舉而先是世父參軍公尤以無  
害知名於時兄弟三從兄弟九又率長軀偉貌濶步豪

舉一舉於鄉餘皆為名諸生或相與學晉人書為一邑望時君長余五年與其弟儒官君猶稱壯未艾蓋相得謹也君生嘉靖甲午後十三年丙午涉縣君舉又五十年餘為萬厯甲午君子孝廉可賢舉又十年君遂七十五成翁為古人所稀儒官君亦六十有七余亦六十有五客歲儒官君訪余于都相見驚喜道故問年語未嘗不及君父子又未嘗不及涉縣君及其仲子諸生可大也蓋自余與君家締交于今若旦暮耳自君生而長而成

翁歷三午之奇若春華秋實耳獨君與儒官君歸然如  
魯靈光時君兄弟子又多為名諸生又多孫可大可賢  
又與吾兒予知善予目及君家已四世斯文相切磨已  
二世故今癸卯三月己巳逢君初度不勝今昔無窮之  
感君不嘗師事大司馬魏公乎大司馬亦嘉靖丙午舉  
者昂然如孤鶴之在雞羣世爭慕之亦爭忌之顧所慕  
不勝其所忌而世變士風可知矣然有忌之者而後信  
慕之者不為比於大司馬無損是予之所尤感也古有

云千里而得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年而得一賢是接踵而行也太司馬於學無所不窺而持身用世尤以信志立誠為主其旁亦及規中鴻寶之秘君今年向耄耋期頤以不試貌澤體健壯夫莫及雖稟賦特厚而所得于大司馬內外奧密之傳亦已多矣君以其奧密自壽以其持身用世者教可賢計兩午相距數十年接踵不出數里之外為慕之者不為忌之者實師友父子遞相授受奇甚而君之世行不獨以豪舉聞君之壽又何可

年數計也或以激可大又以及吾兒予知使余與涉縣  
君亦與有榮而君所及益又廣矣君母讓焉余神憊遊  
倦已力請歸田庶幾旦暮蒙允而西猶及從儒官君稱  
萬年之觴于君更問君規中鴻寶奧密以駐吾顏而課  
吾兒然先為此說以應可大可賢之請以予所感不獨  
吾兩家斯文之契合松栢絲蘿之依附已也余即歸而  
面壽君為侑觴具亦不過如此萬一余歸期猶遠其先  
為我進一卮

贈雷公偕壽序

人有為不佞譚吾友博士雷公教臨潁甘泉狀者曰兄弟視二三僚儕子視二三弟子也去而臨潁甘泉人供帳祖道歛歎息為晚近世所未有其去甘泉則以倦遊力請始遂云夫今海內博士溺其職矣而安得如雷公者徧置膠庠為士林重也雷公年今丑月乙酉壽七十有三明日丙戌配馮孺人亦壽六十有七仲子龍從不佞遊問所為壽公與馮孺人者於不佞不佞先是蓋

兩受仲子之問以有事燕越間未有以應也無已則目  
仲子前而告之曰而欲壽而翁而媼乎古今人享上壽  
一得之頤養蓋世有山澤癯叟優游烟霞相羊泉石然  
卒槁頂黃馘無所資一割以取寵數於人世亦有際奇  
履昌薰灼翕赫而持滿忘馘見險不止又或卑棲小試  
雜吏卒疲精神不少休猶不得上之人一盼而奚以易  
青氊之快與夫觴咏偃仰之為適乃青氊者流顛壑斷  
宮牆有不得於二三弟子曰此二三弟子之過也怒且

尤或因以焚和速謗而翁有一於是乎而翁歸來居一  
室列圖書課子弟與世休不因物忤拂意至若夏日之  
冰消釋有時之田舍與樵子耕夫伍乃聰明有加步履  
若馭又善飯即百歲不啻而矧與而媪偕宜壽一得之  
昌阜冀缺夫婦敬如賓不聞其子若何而翁有丈夫子  
四蛟以貢成家鳳力田鸞嗣小宗從而繩箕裘行且績  
學為名儒行且鵬搏為世用而翁而媪樂乎不樂乎宜  
壽仲子聞不佞言喜再拜謝曰微師言不知吾父吾母



之宜壽若此然師意則在小子龍與鸞敢不敬諾第以  
績學為壽有說乎又告之曰有學不從覺從子乎孝不  
從老從子乎教又不從孝從文乎而老之教與學不以  
孝者非也其說在孝經其詳在西銘是名儒之所為壽  
其親者識之仲子愈喜又再拜謝退而以其言言雷公  
馮孺人雷公馮孺人亦喜他日雷公過不佞亦再拜謝  
曰乾與大夫交可三十年不謂兒龍鸞辱大夫與進也  
又不謂偕內子老而辱大夫言以贈也蓋不佞故與雷

公諸生時讀書僧舍中相與為忘年折節之交不佞官都下會雷公以貢待次執秩既望臨潁去郊別謂後晤不可知相視悵然久之乃今幸而同歸巖壑反為文以壽雷公則優游烟霞相羊泉石庶幾免於薰灼持滿之戒在今日矣

壽張碩人七十序

張孝廉守約從余講業有日今年甲辰不利於南宮將歸子舍壽其母碩人左與其兄成都幕守謙乞言于余

曰守約失吾父甫舞勺二伯甫有家二仲二叔一季甫  
弱冠或舞象非母鞠勞何以有今日伯若仲若季若叔  
為吏以文無害應幕郡衛者四為農者一為商者一守  
約為儒倖與計偕非母督誨何以有今日母今六月戊  
戌年七十守約兄弟喜且懼謂一第庶幾及母康而榮  
之乃兩試南宮兩不利守約負吾母益懼願得吾師一  
言為侑觴具吾母聞之而喜可知余會臺務鞅掌欲握  
管以麾者數而未果也孝廉又因吾兒及其儕周子張

子日從史迫得之且與成都幕留都門不得不西也余  
不獲已撥冗與兒及二子圖如春秋宴會摘取古詩為  
賦以壽碩人吾兒曰華封之祝多男是期詩稱穀似同  
胞其誰碩人樹萱于男也宜八索皆男亦有白眉孫枝  
繁衍樂未有涯胡不壽考其賦螽斯周子曰古今坤範  
與乾道侔徙宅化遐九熊志酬碩人緝績以佐薦羞嚴  
督均愛勞以箕裘心如結矣不振不休有齋儀一其賦  
采蘋與鴈鳩張子曰土沃茂穀澤廣長魚有周祥瑞洽

及鄉閭我明列聖德覆堪輿世宗在御如春專與碩人  
篤生太和之餘飲水思源其賦闕睢語甫畢幕孝廉至  
即以其語語之幕孝廉甚喜再拜曰命之矣旦夕歸而  
過華下入其頂采十大之蓮之藕又使使西而擷蟠山  
千年之桃併西京桑落之酒張筵延賓客進藕進桃進  
酒而以三子言侑庶幾使吾母顏丹瞳方從西王母與  
玉女遊幸甚不則益筭延年繇之而耄而耄而期頤亦  
幸甚然得無加乎余應之曰有土沃而更糞之穀且滋

茂澤廣而更麗之魚且滋長家以國興國亦以家昌諸  
幕行即有一命再三命之寄孝廉又且駕破萬里長風  
之航或各竟其蕭曹之業或遠追其鄒魯之緒而力窮  
乎二酉之藏將冠纓濟濟入則節儉正直以素絲委蛇  
聞出則分職憇棠遺勿剪勿伐之愛于一方庶幾太和  
元氣醞釀布護且延國脈于靈長而獨積餘慶以待顯  
揚為一門之光吾即不獲與于稱觴之列亦為預賦甘  
棠與羔羊孝廉又喜與成都幕更再拜曰命之矣歸而

更以吾師之言侑且佩服終身不敢忘余亦喜以幣附  
為碩人無疆壽胡春秋甲子之能限量吾兒名予知周  
子名仕張子名素裕與孝廉同講業為鄒魯之學聞余  
言亦各有醒曰此周行也願各書之紳而更賦鹿鳴之  
首章慕孝廉遂用客以虞文懿公書書之軸襲而負之  
望華蟠間行而孝廉猶依依戀余不置余又從吏之曰  
行矣有諸賦在雖數千里猶几席也何有于參商

壽武太孺人序

先是海內偕計士射筴不啻承蜩而當事則否夫以射  
筴力事事安所不可見而必博一第重乎然不第謂終  
身不復可振振而竟老不官即官而衰沮者半矣主上  
用言官言有詔召諸偕計士即不第即及時為朕用朕  
能尊顯之時寧州武君以瑰琦士不第幡然曰今乃成  
委質時矣遂謁選拜太平令太平治已又以才移盧龍  
盧龍又治四年中部使者列令治行十上公車矣初令  
之拜太平也其母太孺人在里以書趣令之官意蓋甚



力云今年太孺人壽六十會令以最績聞而太孺人則  
有今稱純不佞聞而私快曰破循資畫才賢故局令士  
及時殫力為國家惠養元元者主上也首奉主上詔以  
身為嚆矢稱縣令高第者盧龍令也令其令一意力官  
毋白首咕嗶者太孺人也藉令令不第而歸杜門治古  
人土直然不得言強而仕矣即第詎能有加于今日令  
以太孺人命而官官又褒然為時良令不佞固知有項  
間且召令入而大用尊顯矣異日者令移所為治太平

盧龍者治天下猶之秦越人之為醫然蓋秦越人之為醫也適秦以小兒醫聞適邯鄲以帶下醫聞適雒陽又以耳目痺醫聞以伎誠工隨俗為變無地不可耳今在太平有摘發振蠱聲在盧龍乃化骯髒為款懽寓渾厚於精明蓋庶幾哉不剛不柔之政矣今天下病甚求所謂秦越人者宜莫如令太孺人不亦愉快乎哉而令又以書為不佞言成官太平得將吾母官盧龍又得將吾母吾母見成為民畫一便利事行輒色喜一不當于心

輒目攝成必得當乃已成今稍稍自樹立蓋吾母力居多云不佞又私快曰古稱斷機丸熊亦不過是矣願為太孺人壽於是與故同令偕計者使使之盧龍奉卮酒太孺人前而以不佞言侑太孺人孺人色喜北面稽首而拜曰微主上詔兒不官矣未亡人何力之有夫即以其言為海內勸可也

壽梁太孺人七十序

萬曆庚辰仲冬廿日梁太孺人李氏壽蓋七十云先是

嘉靖中吾邑有梁居士者持齋好施予身所施棺以千計事在喬觀察志中居士子隱君又好施予於隆萬間太孺人則隱君配實上奉居士而左右隱君施予無難色太孺人舉四丈夫子伯子仲子治博士家言聲籍甚謂立第為居士隱君太孺人施予之報顧竟不第里中人有聞而轉相語以疑者曰天道無常惟予善人若梁氏非善人耶伯子仲子宜第而竟不第彼不梁氏若者朝青衿而夕朱紱矣夫以居士隱君太孺人所施予貲

入縣官補郎不竟有朱紱耶又有聞而轉相語以慶者  
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嚮其利為有德梁氏誠有德  
然居士以耆壽為鄉飲賓隱君又以耆壽為鄉飲賓太  
孺人業七十有啖桃食丹之容即百歲不啻諸子若孫  
芄芄然夫非天之所以報有德耶伯子仲子與二弟繪  
圖介所善唐君慎齋王君峨南屬余一言為太孺人壽  
有二說就溫子辨者溫子日前所說謬說也後所說隘  
說也總之未知天道若不觀夫水與木乎根不深不茂

深矣非旦夕茂也茂則不冲霄不已源不遠不長遠矣  
非旦夕長也長則不底海不已梁氏誠根深誠源遠諸  
子若孫行且冲霄底海太孺人且以鶴髮身與其子若  
孫享居士隱君之貽蓋天道也太孺人不亦愉快乎哉  
矧太孺人內行詳吾友胡太學所撰述者種種皆壽徵  
寧獨上奉居士左右隱君施予一端已也伯子仲子即  
不第與二弟皆質樸有居士隱君風所為培根濬源者  
猶未已予故信天道於梁氏且驗唐君王君曰善初伯

子仲子不第也太孺人不喜伯子仲子與二弟欲為太孺人壽也太孺人亦不喜且戒勿觴比唐君王君以余言言伯子仲子伯子仲子又以唐君王君之言言太孺人太孺人則大喜許伯子仲子與二弟治具延賓客歡填里中歷數日乃已唐君王君又曰賴子大夫言豈直為梁氏慶且令為二說者釋然知有天道請書此為異日報德之券書之

壽梁碩人序

梁鴻臚至自廣陵為其母碩人李壽七十稱觴而先期  
因余友王生屬余脩酌者之辭碩人蓋有祖姑馬太君  
風太君生子男三孫男女二十許相夫訓子起家萬金  
享耄壽余以交諸孫及見而壽之時太公業捐館舍里  
中人轉相語太君福人梁氏一靈光興梁氏者太君也  
繼太君有碩人碩人蓋太君孫婦子男五孫男女亦二  
十許相夫訓子起家十倍之而官鴻臚序班者一膺歲  
薦者一膺鄉薦者一為諸生者六益濟濟時其壽躋古



稀夫散官君亦捐館舍里中人又轉相語碩人福人又  
梁氏一靈光大興梁氏者碩人也今年未月甲辰實碩  
人初度之辰鴻臚率其弟若子以觴不許曰而忘而父  
觴我乎吾結髮而從而父至今日偕老之謂何而從而  
曹為堂上之歡也而父蒿目以望而曹力官力學以成  
令名意甚篤而食報不於其躬誰則種之誰則食之而  
吾忍從而曹為堂上之歡也吾力猶勝拮据門以內吾  
為政門以外而曹為政庶幾藉手以壽而父而觴何以

鴻臚又率其弟若子請益力已乃云鄉大夫士業有成  
言不可已於是許焉遂觴其日鴻臚率其弟若子賦行  
葦末四句鄉大夫士賦既醉卒章或賦魚麗六章余則  
賦思齊卒章首二句賦已鴻臚率其弟若子以其賦為  
碩人解說已乃就鄉大夫士及余舉觴引滿再拜謝且  
請曰燧等欲壽吾母無已亦更有說乎余應之曰曩吾  
脩之壽太君未有加於今日也碩人起家與其嗣視太  
君不啻過之太君壽耄碩人繇古稀以至耄一瞬息間

耳其繇耄而耄而期頤何難焉謂梁氏之靈光永永勿替且令散官君以名壽可也然諸賦其券矣而諸君欲更壽碩人或竟無可加於余所賦之外也鴻臚等唯唯  
又再拜謝遂書

壽從母太孺人六十有一序

太孺人純從父文學少圃公之配也今夏四月己酉壽六十有一仲子諸生文以先是壬寅當旬屬純修酌者之詞純以國事鞅掌未有以應也其年冬厯今春正純

請告杜門候命兒子知為文申前說純因追念文學公  
及吾兩家故實與易暗合不可不使後人知于是即以  
易說為詞易首乾坤有六子而後為卦六十四以盡天  
下之用吾兩家先大父都憲公配大母贈夫人生吾世  
父及吾父都憲公二文學公孟津公配從大母康碩人  
生子七而存者四合之為六子吾父都憲公配母屢封  
贈夫人生純及都統弟編文學公配太孺人生儒官雅  
及諸生及萬夫長玉及璟四合之亦六子而吾兩家之

乾坤六子肇矣兩家三世內外男女孫已六七十許後  
且無量幸多習文武業雖不敢謂盡天下之用然生生  
似續以衍螽斯之慶謂非從乾坤六子而來不可也易  
乾坤並重尤屬意陰教坤利牝馬之貞咸恒欲夫婦久  
於其道家人利女貞初閑家三吉嚶嚶又戒嘻嘻上古  
乎威大父都憲公家甚窘早世大母夫人拮据以嚴為  
政母夫人如之家遂起文學公之背孟津公也家亦甚  
窘且未婚從大母碩人拮据為取太孺人太孺人亦以

嚴為政家亦起純非時見大母廩廩不敢嘻笑既登第  
通籍不敢惰行都統弟亦不敢失漢上軍民之望大率  
吾大母母夫人力居多太母壽八十有四母夫人七十  
有四太孺人今六十有一為壽始自此而七十如吾母  
夫人八十如吾大母夫人又九十如玉右軍郗夫人猶  
為從子尚書令明談耳目闕神明之旨以至期頤何難  
焉謂其非恒久之道不可也大母夫人為吾大父都憲  
公程嬰四十餘年太孺人為文學公程嬰已二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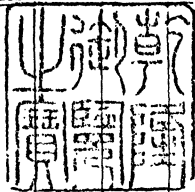
謂其非女貞之利不可也初太孺人之督儒官以商諸生以文萬夫長以武也不遺餘力即值宗族子姓有不秉軌則者亦必正色訓迪之其究儒官以積著致貲數千金諸生嫻博士家言可第萬夫長在原州司馬門以善騎射韜鈴為督府部使屢疏于朝且大用謂其非鳴嗚力不可也今士庶家率樂嘻嘻而厭嗚嗚矣獨聖天子以道化天下為純故屢頒製麻褒太母母夫人嚴政若令天下之為母者宜閑宜嗚嗚不宜嘻嘻如易云前

歲辛丑聖天子建諸有詔婦守節年三十五以前苦者  
給羊酒扁以旌太孺人失文學公時年三十五又苦甚  
遂為縣大夫禮如詔聖天子若特為太孺人而覃此恩  
矣何吉如之雖然有家之初欲閑欲嘯嘯母道也有家  
之終欲孚威子道所以成嘯嘯其說詳周孔大小二象  
曰反身曰言有物行有恒又詳子與事親守身語中純  
日懼吾兩家之日嘻嘻也數引疾將歸為反身守身之  
學以畢事親正家之道庶幾如令明之見郝夫人於稱



觴之日求所謂耳目神明之說以延吾年然未敢必也  
先為此詞示諸弟諸子姪使勿忘易又曰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余視諸弟  
有兄道諸子姪有父道不可不告諸弟諸子姪又各有  
父子兄弟夫婦之責倘喜聞吾言而為有物之言有恒  
之行以守身反身以事親正家則孚且威何文武之業  
不可為縣官倚重於天下乎何有即轉嗚嗚為融融亦  
坤之貞也恒之久也家人之吉且利也獨可藉手為太

孺人壽也與哉予知聞之亦甚喜唯唯為書致之家致  
之原州又致之漢上



溫恭毅集卷八